

课士新艺

一
函
七
册
函



課本新藝

續編

豫甯葛成春
題



光緒壬寅暮春
之月會稽顧氏
刊於萍鄉縣署

新學
堂

序

我聖朝以科目取士試南宮登進士第者授縣令廷試優拔
貢而入選者亦如之舉於鄉閱星一周赴大挑擇其能者亦以知
縣分發各行省則天下親民之官大半出於讀書明理通經致用
之士所異者一入仕途卽置詩書而不肄間有性近筆墨人皆非
笑之目爲文人文人若文人不能幹濟政事而所用以催科聚斂
必得猛鷲貪酷之人敲骨髓脂膏剝削元氣爲能吏卽自科目
起家者亦困於簿書期會絕口不談詩文一道而民力何以得紓
民風何能不變殊失古昔先王教養之道也吾友顧同年季敦以
名進士宰萍鄉有年矣去夏奉諭旨改制藝爲策論書院之士
皆皇皇無所適從季敦乃製新題首先擬作以示程式而多士之

感慕興起者頗能紬繹經史大義各抒所見名言讜論斐然可觀
迺擇其尤者刊爲新藝後雖仍復制藝而策論藉以覘平日之蘊
蓄不可偏廢於是並課之又得若干首將刊續編寄以示余並索
一言敘其緣起歸震川云令能好文愛士不爲俗吏者稱名父嗟
乎自明至今幾三百年而稱名父者不數數覩若季敦之好文愛
士其亦可以無愧也夫光緒二十五年冬十月年愚弟嘉興張鳴
珂簪

善夫會稽章氏

學誠

之言學也曰治教不分官師合一

宗言

嘗謂

晚近之世能強合於斯悖者今書院是也古者學校之制粲然載記隨封建井田而破壞之迺屬於嬴政歷漢迄宋千有餘祀粗能復其舊然如馬貴與所謂儒與吏始異趨政與教始殊途曰郡守曰縣令則吏所以治其民曰博士曰文學掾則師所以教其子弟二者漠然不相爲謀矣我朝儒風奮興度越前古曰橫星呀雲起景從淵乎無以喻其盛也詹論近今天下之人材莫不曰溯之東西江之南北兩湖兩粵足張一軍推其原因意出於儀徵阮公之勸學海堂詁經精舍而益陽胡公湘鄉曾公湘陰左公今兩湖總督南皮尙書又能提倡宗風以爲之繼總二十一行省之郡縣號爲書院者夥顧其所以裨宣成效支撐宙合迺屢舉阮胡曾左

諸公嗚呼必有故矣歲丙申

宗言

權廣信亦思有以討論於郡人

士著經史詞章時務諸學爲之課簿書多暇自斟校之不八月受
代去曾舉篋衍所錄付諸削氏顏曰守信志不忘耳顧丈勸堂大
令重宰萍鄉之三年民懷其和士欽其學時 廷詔臺檄亟亟以

釐定書院爲急務遂有新藝之刻書來屬敘且謀續刊萍鄉本大
邑鐵路將興道通夫湘鄂礦產之富名播於斐歐風氣日開自異
竄陋復得大令董其勞引點成線積面成體敢誦疇人之卮言以
祝它日之究竟其亦阮胡留左諸公之意也歟

宗言

又聞之大令

於章氏同里巷則

宗言

所稱治教不分官師合一之說大令必以

鄉先生之說爲然也光緒庚子春莫聞縣李宗言畚曾父敘于建

昌榷舍之兩至軒

鏡湖蓴菜亂如絲，明月入懷君自知。山色正來銜小苑，邑中還欲置生祠。惟應鮑叔能憐我，不擬車公更訊誰。文體此時看又別，用心空學稱無私。

鏡湖

賀知章答朝士

明月

溫庭筠醉歌

山色

李商

隱卽日

邑中

李頎送劉四赴夏縣

惟應

元稹寄樂天

不擬

白居易歲暮夜寒病中鐙下聞盧尹夜宴以詩戲之

文體

韓翃送故人赴江陵尋庾牧

用心

王涯廣宣上人

以詩賀放榜和謝

三千士裏文章伯，十載功名翰墨林。別後幾回思會面，不將今日負初心。誰知春色朝朝好，老覺塵機漸漸深。身事不堪空感激，久貧如得顧家金。

別生異義也。註史記者，惟裴駙集解最古。駙爲劉宋時人，梅書雖出鄭學，尙盛駙獨據鄭本以解史記云。尙書滑字作𠂔，鄭曰：𠂔者，臣見君所秉書，思對命者也。君亦有焉，以出納政教於五官。夫今本史記作來始滑，乃駙但解滑字，而不及上兩字者，駙所見之本與鄭注尙書上兩字本同，不必解也。司馬貞史記索隱張守節史記正義本各自爲書，其文字必有異同，不得誤認司馬本卽爲裴本竊意裴本必係七始滑，未嘗誤七作來。當時七始之義，人所共知，猶之六律五聲八音，故無須注解耳。小司馬生於唐初，其時歐陽大小夏侯今文並亡，馬鄭王古文雖存，概爲僞孔所奪。孔冲遠奉詔作疏，定於一尊，故索隱云：古文尙書作在治，忽今文作采，政忽以爲來始滑三字皆誤，而引劉伯莊之說，調停其間，善乎王光

萍鄉課士新藝續編卷一目錄

己亥四月鼇洲栗江二書院課題全載

經學兼小學

在治忽解 擬作一 選三

問孟子論小弁詩趙注用三家朱注用毛序而朱子作詩集

傳又與注孟子微異證以經文其義果孰優歟

擬作一 選一

萍邑士語自稱曰顏稱人曰衡於古義有合否 擬作一

史學兼西史

書魏孝文帝本紀後 擬作一 選一

張良陳平論 選五

問俾思麥可方中國何人試以古事比附之 選五

時務兼西政

問粵匪之亂非盡烏合其中頗有才能之人曾胡諸公堅苦卓絕經營十餘載僅乃克之承平既久漸忘往事近日士夫震於泰西船械之利遂謂粵匪不足平其實諸公文集及當時紀載之書具在試尋其本末綜其大要言之 選

二 附錄一

正風俗以何者爲先論 選五

外洋印花稅中國能否仿行議 選二 附錄一

算學兼格致

今有前敵馬隊五營礮隊三營步隊十四營助剿民團二營又有後路接應馬隊三營礮隊二營步隊六營協防練軍

四營功成行賞共發內帑銀十二萬三千八百兩但云前敵馬隊每營賞數比礮隊加倍礮隊每營比步隊三倍而步隊每營比民團每營多銀六百兩其後路馬礮步隊較前敵每營各減三分之一練軍每營卻較民團每營加四分之一問各項各營各得賞銀若干

設如梯田一坵上寬十四步下寬二十二步長四十八步今因建造鐵路平佔上截面積一百八十步問截處之界應寬若干所餘之田尙長若干及面積幾何

問九章古術云五雀六燕集稱之衡雀俱重燕俱輕一雀一燕交相處而衡適平今仿其法增爲六雀七燕計五雀一燕與六燕一雀輕重適等但取相等並不限定分兩總數

則每雀每燕應重若干試演其理 均另選

附選鰲洲書院四月分師課卷 凡未選之題不載

釋某 選一

宋靖康諸臣爭論割三鎮兩河之策於當日事勢得失何如

選二

漢光武徙南單于於西河美稷論 選二

問中國建立海軍糜費鉅萬中日之役卒至不可收拾然海

防實爲今日急務或擬專設海軍大臣一員總制南北洋

數省兵輪前人亦有議及者於海防果有益否 選一

書校邠廬抗議後 選二

以上共擬作四首選二十四首附錄二首師課八首

萍鄉課士新藝續編卷一

在治忽解

顧家相擬作

訓詁之殊宜審文字文字之異宜辨真僞晉代梅賾所上古文尙書不特增多之廿五篇出於僞撰卽伏生本有之廿八篇析爲卅三篇者亦肌改經文以從其曲說如析皋陶謨爲益稷其文有云在治忽者固迥異漢代之真本也自熹平石經旣亡伏生真本已無可考見隸釋所載石經殘字亦無虞書惟史記夏本紀全用皋陶謨其文曰予欲聞六律五聲八音來始滑以出入五言女聽漢書律厯志則云予欲聞六律五聲八音七始詠以出納五言女聽隋書律厯志所引全襲漢志惟詠字作訓其經文之可考見者如此而訓釋則漢書爲最詳七始之義昭然若揭日月而行固無庸

別生異義也。註史記者，惟裴駙集解最古。駙爲劉宋時人，梅書雖出鄭學，尙盛駙獨據鄭本以解史記云。尙書滑字作名，鄭曰：名者，臣見君所秉書，思對命者也。君亦有焉，以出納政教於五官。夫今本史記作來始滑，乃駙但解滑字，而不及上兩字者，駙所見之本與鄭注尙書上兩字本同，不必解也。司馬貞史記索隱張守節史記正義本各自爲書，其文字必有異同，不得誤認司馬本卽爲裴本。竊意裴本必係七始滑，未嘗誤七作來。當時七始之義，人所共知，猶之六律五聲八音，故無須注解耳。小司馬生於唐初，其時歐陽大小夏侯今文並亡，馬鄭王古文雖存，概爲僞孔所奪。孔冲遠奉詔作疏，定於一尊，故索隱云：古文尙書作在治，忽今文作采，政忽以爲來，始滑三字皆誤，而引劉伯莊之說調停其間，善乎王光

祿之言曰貞所謂古文卽今僞本不足信所謂今文則唐時伏生
本已亡亦不知其何本也且采政忽義與在治忽何別其說非是
光祿此言可謂得其要領惜猶未詳審裴氏集解遂誤以鄭本爲
在治忽故於七始詠之說不敢贊一詞而不知七始之義見於康
成尙書大傳注確有明證使鄭本尙存其必作七始而不作在治
無疑蓋鄭以七始絕句以名字屬下讀卽伏生班固舊讀亦皆如
此若作在治則予欲聞六律五聲八音在治成何文義此江艮庭
氏集注音疏所以決從漢志也段楸堂作撰異偏主古文而亦兼
存七始詠之說且以漢書爲傳寫訛誤謂當依隋志作訓孫淵如
尙書注疏務在持漢代今古文之平雖存鄭義亦究以今文說爲
有本蓋七始之義得孟堅詮釋明白曉暢苟具本體之明未有不

以爲是者也惟段氏專治說文以許鄭同派不免立古文門戶其所引習忽相通若干條意在證成鄭本之是而不知轉爲梅本改習作忽添無數證佐是助桀爲虐矣愚謂上兩字但當以七始解之既與大傳脗合未嘗非鄭義若習字屬下句訓爲佩笏與上七始絕不相蒙推鄭之意蓋以凡人耳所聞者有聲樂及語言兩端六律五聲八音七始聽樂之事也笏以出納五言者聽言之事也其解釋雖與漢志專主音樂者不同而上兩字之爲七始及以七始絕句則漢代數百年初無歧異然則諸本之不同僅滑習詠訓之一字耳史記之滑雖未敢定爲何字之誤然其訓解則漢志順以歌詠五常之言塙爲西漢經師舊說實較鄭義爲優但鄭亦非憑虛立異者馬鄭古文其源出於杜林僅有一卷蓋止載古本文